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揚子雲集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王宜

御製題揚雄甘泉賦事

甘泉獻賦風去聲楓宸更著劇秦與美新設果出腸明日死投身天祿又何人

新論謂揚雄作甘泉賦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夫雄獻賦當成帝時其後歴哀平孺子而莽始簒此劇秦美新所為作也若賦成而死安得有投身天祿之事乎出腸之夢蓋不過言其作賦鏤肝研練之苦耳新論務奇遂至紀載失實且雄之獻賦不

過同美新求媚之意而一稱諷遂自託于正人然則美新亦可云諷乎莽大夫揚雄死烏能逃正史之誅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揚子雲集　　　別集類一　漢

提要

臣等謹案揚子雲集六卷漢揚雄撰雄集漢藝文志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皆著録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四十餘篇仍輯為五卷已非舊本明萬歷中遂州鄭樸又取所撰太玄法言方言三書及類

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諸文賦合編之釐為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雄所撰諸箴古文苑及中興書目皆二十四篇惟晁公武讀書志稱二十八篇多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篇是集復益以太官令太史令為三十篇考後漢書班固傳注引雄尚書箴太平御覽引雄太官令太史令二箴則樸之所增未為無據然考漢書胡廣傳稱

雄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則漢世止二十八篇劉勰文心雕龍稱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則又亡其三不應其後復出且古文苑載司空等四箴明注崔子玉瑗之名則藝文類聚諸書或屬誤引未可遽定為雄作也是書之首又冠以雄始末辨一篇乃焦竑筆乘之文謂漢書載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

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歳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於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云云近人多祖其說為雄訟枉案文選任昉所作王文憲公集序家牒字下李善注引劉歆七畧曰考子雲家牒以甘露元年生漢書成帝

紀載行幸甘泉行幸長楊宫並在元延元年

已酉上距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四十二年

與四十餘歲之數合其後元延凡五年綏和

凡二年哀帝建平凡四年元壽凡二年平帝

元始凡五年孺子嬰凡三年王莽始建國凡

五年積至莽天鳳五年正得七十一年與七

十一卒之數亦合其為仕莽十年毫無疑義

竑不考祠甘泉獵長楊之歲而以成帝即位

之建始元年起算悖謬殊甚惟王音卒歲實與雄傳不合然音字為根字之誤宋祁固已言之其文載今本漢書注中竑豈未之見歟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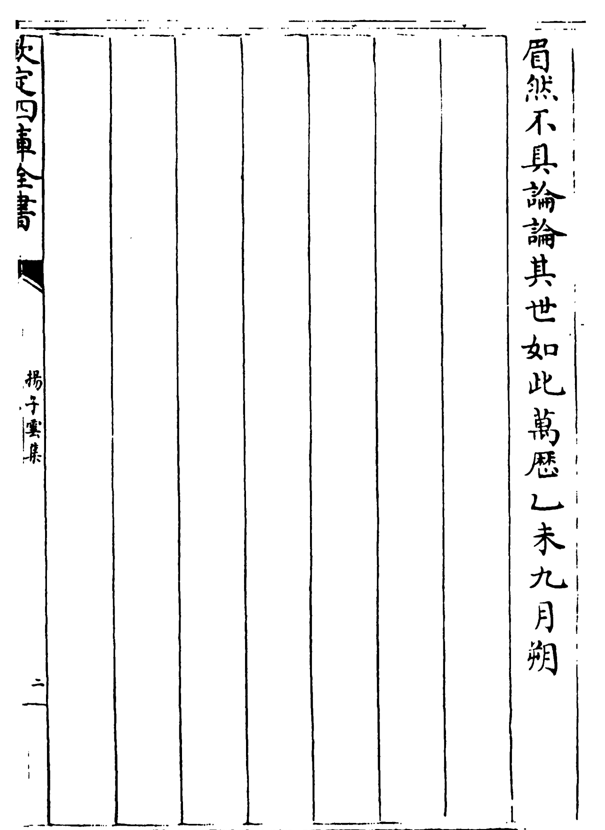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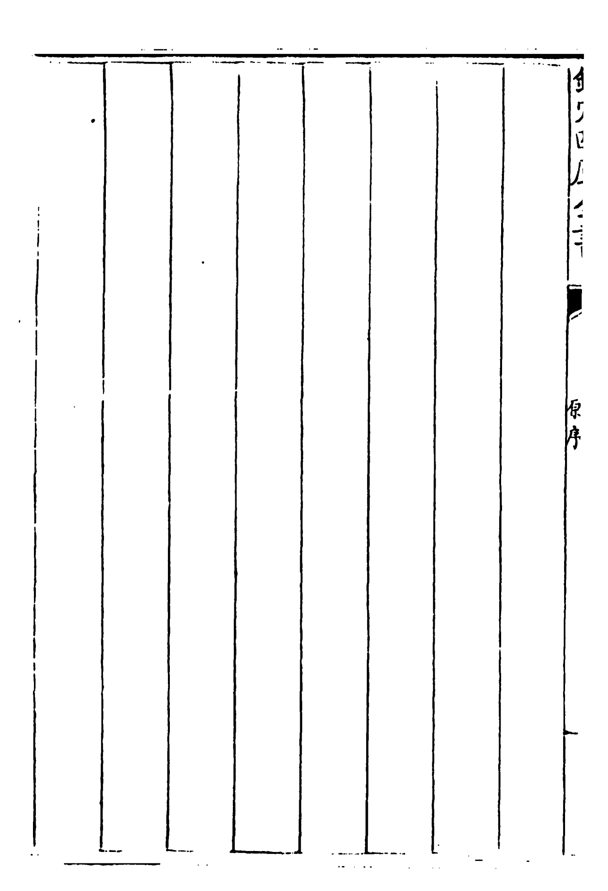
揚子雲集原序

鄭樸曰嗚呼自莽大夫之言信而子雲罪案不可解矣邇者解以泰和胡正甫闢以秣陵焦弱侯投閣之悲美新之詬一經湔祓便成名儒此余彙集意也客有獻疑者曰請徵之班固與顏之推固典引云揚雄美新典而無實之推文章篇云劇秦美新妄投于閣二子去雄未遠寧侯宋乎余曰固也夫正甫之證子雲也以其仕與歿之年參且相左他可知耳而更例以宰我子貢則論

人于史者之衡也其有浮焉千里一士有如比肩春秋傳信法亦傳疑居子雲于疑而存秦漢以來一有行之文人抗節之儁者容過信邪過疑耶子雲嘗恥雕蟲矣故去而為法玄為訓纂學士大夫𥹭所稱雕蟲而上之凡幾嗤其疑與信半之事而靦然遜其不必置疑之文夷考其行或將忍劇漢歟又奚但劇也故子雲之可傳不必以美新投閣掩也而别其詆焉者乎此余彙集意也若其擬論擬易之非僭也擬者不僭僭者不擬猶列

眉然不具論論其世如此萬歷乙未九月朔





揚子雲集序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讎復遡江上處㟭山之陽曰郫有田一㙮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他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譚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

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郤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

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羽獵雄從作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

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
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
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
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
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
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
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

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

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恠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

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歴楚漢訖麟趾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為十三巻象論語號曰法言

揚子雲集始末辯

焦氏筆乘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閲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惜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子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

翊孔顔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趨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予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

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葢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

自高帝至平帝末益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從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箪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郡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

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游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逺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揚子雲集卷一

漢 揚雄 撰

明 鄭樸 編

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為衆

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

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

害不少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或曰顔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顔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

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

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顔其餒矣曰彼以其麤顔以其精彼以其回顔以其貞顔其劣乎顔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懐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懐金之樂不如顔氏子之樂顔氏子之樂也内紆朱懐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内曰顔不孔雖得天下不足

以為樂然亦有若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衹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譔吾子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

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繩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

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歟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

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室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

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姧姧不詐詐也如姧姧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

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篇

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譔修身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

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矣其守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不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

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

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刺豕

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肄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

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為中也弘深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己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釿罔
誤問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
佗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佗道
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
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
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
諸乎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
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

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得民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闇然不覩牆之裏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

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於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㳂㳂久而愈盈尸諸聖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

之死無為乎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

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

人砥則恭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劒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覿也

問神篇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者也龍蟠於泥蚖其肆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

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
末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
今亡夫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
周者其書譙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
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
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或問
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曰瞽
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

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目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昬昬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或

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廡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
矣如周之禮樂廡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如秦之
禮樂廡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
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或問文曰
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
克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
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為

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蝗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誖布内切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或

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阬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

遠矣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徼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

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譚言敗俗譚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鳳鳥蹌蹌匪堯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

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
如庸行翳路衡衡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龔之絜其清
矣乎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兹以旃不亦寶
乎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不慕由即夷矣何𡰥欲之有或
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
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
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朱

鳥翾翾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葢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寡見篇

假遐言周於天地贊於神明幽弘横廣絶於邇言譔寡見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或曰曷若兹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説天者

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

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約解科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淫佛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弈者乎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

成如之何賢於已也鷦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

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秉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摧利而國用足盍摧諸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摧其子

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
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
不可以致簫韶矣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
世寒貉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
矣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
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
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
矣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譔五百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

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

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吾於觀庸

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

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

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

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

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

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

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

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也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聖

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彈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彤弓黸矢不為有矣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

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諟先知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

其如視忽渺緜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名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内執袁濤塗其斁矣夫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畒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畒荒杼軸空之謂斁爲政日新或人

曰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既吾則無以見聖人矣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

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涖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

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或苦亂曰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

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曰龍乎龍乎或

問政核曰真偽真偽則政核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

不核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

不一風不再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

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羣遁離者是聖人乎雖

之不才其卵䚡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或曰載使子草

律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為曰必也

律不犯奏不剡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坯

龍之潜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為國不廸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諸聖譔

重黎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偽者必假真禹乎盧乎終始乎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於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

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吴賢皆不足邵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或問陳勝吴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

將相方肉𡙇也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曽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嬗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

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敘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人曰無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為天典

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曰天胙光德而隕民𢦙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當作跆徒來切蹋也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𢦙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𢦙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𢦙問義帝初矯劉龕南陽項救河

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為秦也
喪其靈久矣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
乃勿乎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
而躬逆焉攸令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
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
矣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
不違可謂曲矣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
之乘蔡生漢書云韓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

辯歟曰生捨其木侯當作沐猴而謂人木侯亭不亦宜乎焦

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

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

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

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

如辯人幾矣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

信閉如其抵曰巇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

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

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霍光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興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竇灌曰凶終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問義曰事得其

宜之謂義或問季布忍焉可為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顔淵黔婁四皓韋玄成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或問臣之自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請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或問持滿

曰扤歍（扤於岸反）揚王孫倮葬以矯世曰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大史遷曰實録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於漢道德行顔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在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

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魯仲連傷古蕩字而不剬古制字藺相如剬而不傷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罿昌鍾切幾矣哉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

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蓍龜周之慎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或曰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

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翦曰始皇方獮六國而翦牙欸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音矛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軻也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横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

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滕灌樊酈曰俠介叔孫通曰槃人也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

鼂錯曰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没齒然也或問循吏曰吏也游俠曰竊國靈也佞幸曰不料而已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絜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

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没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

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禄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毁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

人也其為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

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撿押旁開聖則譔君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或

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佗括切可也）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户也惟聖人為不異牛玄騂白睟（粹同）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作刓）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或

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

炳久則渝渝乎哉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
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
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
顔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
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
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
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
通於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巳之好小人好巳之好而

忘人之好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
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
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
而不知勌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
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
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
懼乎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嚣嚣通

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殁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

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嚻嚻也歟惟嚻嚻能使無為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孝子偟乎不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況已乎

小人欺已況人乎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譔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齊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絶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

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
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
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
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
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
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
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為名之名
其至矣為名之名其次也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

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或曰郃如之何曰亦勗之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蝗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德諧頑嚚讓萬國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

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卲者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

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

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䮄䮄暴也未至也或曰訩訩北夷被我純績帶我金犀珍膳寧𫓧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

我衣裳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享於鬼神不亦饗乎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曰勞考載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揚子雲集卷一